

世界史譯文集

第1二輯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室
云南师范大学科研处 编印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东南亚史

- 古代马来亚历史概要…………〔英〕G.P. 达佛特 著
马超群 摘译 (1)
越南古代及中世纪史…………〔日〕松本信广 著
王民同 译 (11)
越南和法属印度支那(节译)…………〔美〕约翰·卡迪 著
孟严 译 孙澄校 (65)
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英〕布赖恩·哈里森 著
孙澄译 郭卫东校 (73)
近年来有关早期东南亚的考古研究……〔美〕哈特瑞尔著
郭卫东译 董建平校 (91)

伊斯兰史

- 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伊朗(下)
…………〔英〕《剑桥伊斯兰史》选译
杨苓译 常得志 马超群校 (104)

历史人物

- 奥列佛·克伦威尔…………《英国大百科全书》选译
钟醒群译 杨光武校 (130)
利玛窦、戈登…………《英国大百科全书》选译
孔祥祚译 马超群校 (149)

欧洲各国史

- 古代罗马的角斗…………〔英〕克斯·霍普金斯 著
白义贤译 常得志校 (155)
德国纳粹的兴起…………〔英〕杰尔密·诺克斯 著
常得志译 (173)
1933年纳粹上台是德国历史的继续还是中断
…………〔英〕伊安·克尔绍 著
常得志译 (183)

中国史

- 国民政府机构的变迁…………〔日〕小泽正元 著
李慧译 王民同校 (196)
元朝秘史研究…………〔日〕小朴高四郎 著
方龄贵译 (204)

古代马来亚历史概要

[英] G·P·达佛特 著

马超群 摘译

一、石器时代和最早的马来人

迄今为止，在马来亚尚未发现直立猿人的骨骸，但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粗制的作砍伐用的石器，然而使用这种石器的种族已经绝灭了。

约在公元前8000年，中石器文化兴起。在印度支那的东京（即越南北方——译者）的和平地区发现大量的典型的资料，称为“和平文化”。在马来亚，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穴居，住在山洞中。这样的居住地在马来亚北半部的石灰岩山丘地带是极普遍的，此种文化遗址在霹雳州、吉兰丹州和彭亨州多有发现。这里发现的最典型的工具是手斧，一端可握于手中，锐利的另一端可切割兽皮和砍伐木头。另一种石器用来把赤铁矿研成粉末，再和以水或树上的汁液制成一种涂在脸面上或身躯上的颜料。

现在我们无法确定中石器时代的穴居人属于何种种族类型，可是马来半岛和东印度群岛是亚洲大陆与大洋洲之间天然的跨越海洋的踏脚石。我们有理由推测，新几内亚岛（在澳大利亚之东——译者）和新安岛）的美拉尼西亚人的祖先在中石器时代（至公元前2000年）带着他们的石器，通过陆路途径，经过马来亚而迁往大洋洲的。现在仍生活在马来亚的两种阿波利金人（Aborigines）——塞诺伊人（Senois亦译称“沙盖人”）

和塞芒人 (Semang, 亦即尼格利陀人 Negritos), 其种族特征与美拉尼西亚人和澳大利亚的阿波利金人相类似——他们的祖先在中石器时代也曾进入马来亚, 是完全可能的。

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起, 另一种类型的部族似乎已从北方出发南下马来半岛。他们创立考古学上所谓的新石器文化。这种石器经过加工和磨制, 比他们的祖先所使用的石器精致得多。他们制作的经过磨制的四边形手斧已有发现, 这种方形手斧马来语称为 “batu lintar” (即thunderbolts“箭石”)。他们也制造石斧, 上面装上木柄, 使用起来更能奏效。

虽然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也因不同的目的而使用中石器时代人们所居住的石洞, 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居住在石灰岩丘陵地区附近的河岸上的村落里。他们学会木工, 用较锐利的石器砍伐树木, 在梯台上建造木屋, 屋顶则用树叶盖成。他们也可能凿制独木舟, 以舂烂的树皮制成衣服。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有时间精力研习手艺, 制造各式各样的盆、罐。石洞是用来制作这种陶器的地方, 黏土似乎是从沿海地区用小船运来的。石洞也用来作为墓地。

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进入半岛的最早的一批马来人, 他们从其发祥地云南逐渐南下。第一次南下的浪潮, 大约发生于四千年前, 这批移民被称为“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s)。至今在马来半岛南部所能见到的雅贡人(Jakuns)或阿波利金·马来人(Aboriginal Malays)属于这个族系。第二个迁徙浪潮紧接第一个浪潮而来, 这批移民被称为“续至马来人”(Deutro-Malays), 他们是今日半岛马来人(Peninsular Malays)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岸马来人(Coastal

Malays) 的祖先。

马来亚的新石器时代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告终,当时中国和印度的商人开始来访,他们带来了使用青铜器和铁器的知识,马来亚的漫长的石器时代从此结束。

史前时期年表

时 间	文 化	特 正
公元前 10,000年 9,000年 8,000年	旧石器文化	冰川时期。 爪哇直立猿人。 粗制石器。
7,000年 6,000年 5,000年 4,000年 3,000年 —2,000年	中石器时代 或 和平文化	穴居人。手斧。猎人、 采集者。 美拉尼西亚人及澳洲的阿 波利金人的祖先经过马来亚。 沙盖人和塞芒人(尼格利陀 人)可能此时来到马来亚。
1,000年 —300年	新石器时代	“原始马来人”和“续至马 来人”的到来。方形手斧。 木匠、农耕、陶器。
	金属器时代	青铜器及铁器的传入。

二、马来亚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400年)

马来亚在新石器时代的进步之所以非常缓慢是有多原因的。繁茂的丛林阻隔各地的交通。同时,在使用石器的时代,要清理出大片土地进行农耕也是困难的。温热的气候使他们不花太大的力气也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在公元前300年以前,马来亚一直没有越过石器时代。公元前300年以后,初次与中国及印度的先进文化发生接触后才脱离石器时代。

与此种缓慢的进步成鲜明对照,中国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脱离了石器时代。在黄河大平原上,约在公元前1523年至1027年的商朝时期已开始种植黍和小麦,并饲养牛、羊和马等家畜。殷商晚期开始出现文字,城市及丝织业也兴起。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更看到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出现像孔夫子和老子这样伟大的人物。在印度,古印度文明自公元前1000年开始兴起,公元前六世纪佛教诞生。在欧洲及中东的地中海区域,约于公元前1200年,摩西创立犹太教。在公元前一千世纪中期,希腊文明繁荣起来。由于亚历山大的远征,希腊文明广泛传布于西亚广大地区,有助于打开地中海欧洲与印度的交通。在印度,在旃陀罗笈多和阿育王统治时形成庞大的帝国。

马来亚位于西边的中东文明、印度文明与东边的中国文明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同时它本身也要求与它们建立商业联

系，招引这些国家的商人到它的沿海地带来，于是马来亚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充当东、西方之间进行交往的桥梁。

我们对马来亚与印度、中国最初的接触情况所知甚少，但在公元前300年左右，青铜器和铁器的应用必已传入马来亚。已经发现的那些青铜遗物可能是舶来品，因为马来亚不出产铜，故不能象其它地区那样发展铜锡的合金，形成一个青铜时代。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铜鼓，它与印度支那的东山所发现的相类似，这表明这两个国家的最早联系，最后也毕竟表明与其北边的中国有了联系。

在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中，西汉王朝扩大中国的统治并开发南部中国沿海地区及海南岛。在这个时代的皇帝中最著名者是汉武帝(公元前140—87年)。他的多次远征企图寻找从中国通往印度的海路，以代替迄今还使用的通过云南和缅甸的艰难的陆路。此时，中国的帆船可能进入马六甲海峡。中国古代编年史家已开始告诉我们有关马来亚的某些情况。中国人依靠东北季候风之助到马来亚，又靠西南季候风之助回国。

印度商人也可能与中国人同时到达马来亚，他们靠东南季候风之助出海而靠东北季候风归国。他们二者都可能将使用铁器的技术传授给马来亚居民，这促使马来人民进步，虽然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在使用金属器的同时仍继续使用石器。印度商人来此换取黄金和锡，而中国人则运来陶器，此地似乎大量需要中国的陶器，这一点可以从马来亚已经发现的西汉时代中国陶器的一些碎片判断出来。

也有证据说明欧洲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商品要

跨越阿拉伯海或波斯到印度，从印度到马来亚，又从马来亚到中国，这样辗转经过商人们之手，经过很长的路程才运到目的地。谁要是经营这些商品谋求利润的话，他们将商品运到目的地时花消已经相当大了。他们似乎是取道陆路跨过马来半岛北部的，即从吉打和玻璃市到吉兰丹和北大年，走这条路比道经海峡的水路好些，或许因为从这早年时期起马来半岛南部的海上就有海盗横行了。1951年威廉·洪特少校在北大年发现的陶器碎片被认为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时的希腊瓶。希腊珠也在马来亚及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地方被发现。

在公元一、二世纪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关系继续发展起来。这时，整个的地中海区域——包括埃及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都处于罗马的统治下。通过各条经波斯和突厥斯坦的队商大路把丝绸运抵罗马……，奥古斯都试图打开从埃及直接通往印度的水路。后来的一些罗马船舶从建立在今日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在印度次大陆东南沿海——译者注）附近的商港经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

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已成为这一东方贸易的起点站，在此地可以搜集到很多关于东方的见闻。因而公元150年左右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希腊人托勒密绘制出最早的重要的世界地图。在这一地图上马来亚绘得很正确，并称之为“黄金半岛”（Golden Chersonese），但要从图上认定每个地方的名称，那是困难的。

当印度的商业发展起来时，马来亚也出现了印度人的商业据点。最早的一个据点可能建立在吉打的河流入海口麦波克（Merbok）附近，此地处于横跨半岛颈部的陆路上。最

早的重要国家是狼牙修 (Lankasuka)，其中心地区自吉打的底端伸延至南中国海的海岸，这块地方属于今日泰国（暹罗）的南部。据中国文献记载，狼牙修大约建立于公元200年，一直存在到十三世纪。在今日柬埔寨，约在公元100年建立了一个印度化国家——扶南。当公元十五世纪其权势鼎盛时，有一位霸王曾称霸于马来亚北部地区。

印度商人带来了他们的印度教和佛教，有许多庙宇的遗址在马来亚被发掘出来。这也许是马来亚君主们象从这些外来人身上接受其它事物那样地接受了这些宗教，这些外来人对他们来说是某种更高的文化的代表者。在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竞争的证据是很少的，当与印度商人发生接触后，这两种宗教在人民中是并行发展的。在偏僻地区，马来亚人原有的古老的万物有灵论信仰可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事实上，甚至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后，这些原始崇拜还存在于相当长的时间。属于第六、七世纪的、也是最早的石刻铭文已经在马来亚发现，当时许多来自南印度巴拉瓦 (Pallava) 的移民带来了他们的文字体系，残存至今的碑铭通常是用梵文写成的。

公元七世纪，当一个新的王国——室利佛逝 (Srivijaya) 兴起时，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路打开了。这个国家建基于南苏门答腊的净林邦 (Palembang)。中国史籍中称：在公元670年，室利佛逝的使臣曾到中国。这个马来王国的来自印度的统治者们接受了大乘佛教，他们帮助大乘佛教东传至中国。七世纪末叶，室利佛逝吞并以占碑为中心的末罗瑜 (Malayu, 马来由) 国家，并伸张其统治势力至海峡的马来

亚边缘。这个国家如同后来的马六甲王国那样，在东、西方的巨大贸易中繁荣起来，在它的各个港埠，对中东、印度的产品，东印度群岛的香料以及中国的陶瓷、青铜器皿和丝绸进行着大宗的交易。

大约在公元750年左右，另一个佛教国家在中部爪哇兴起，其名为塞林德罗（Sailendra，“山岭之王”），其统治者采用的这一名称与古代扶南的历代国王所使用的称号相同，这一点表明二者间有着某种关系。在后半个世纪中，于中部爪哇建立的陵庙遗址尚存在，其中以婆罗佛屠（Borobudur）最为著名。塞林德罗王国也以武力征服来扩大其势力范围，柬埔寨曾于八世纪末陷于其统治之下，他们的远征军也曾侵入越南。九世纪中期，塞林德罗用联姻方式十拿九稳地继承了室利佛逝王国宝座。……塞林德罗的政府所在地从爪哇迁至苏门答腊。……在这期间，塞林德罗势力退出之后，中爪哇在马打兰（Mataram）王国统治下似乎重新信奉印度教。马打兰企图从室利佛逝手中夺取海峡的控制权，但未成功。到十一世纪，新的威胁到来了，当时印度科罗曼德海岸上的注釐国（Cholas）对室利佛逝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因为它垄断了海峡的贸易而遭到注釐国的仇视。注釐国征服室利佛逝之举虽未成功，但他们的破坏使马来人的国家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逐渐走向衰落。

※ ※ ※ ※

虽然室利佛逝在注釐国的攻击下幸存下来，但到十三世纪末也终于瓦解了。它在马来亚北部的统治区为罗人占

领，在苏门答腊的那部分统治区则受到来自爪哇的进攻而丧失，当时在爪哇东部兴起一个强大的辛戈舍里王国（Singhasari kingdom）。约在1268年至1292年是辛戈舍里国王克坦那加拉（ketanagara）执政时代，他在1275年领导了一次侵犯占碑的远征，但他的每一胜利都只是昙花一现。克坦那加拉死后，他的女婿昆阁耶（Vijaya）在中国的帮助下在东爪哇建立起满者伯夷（Majapahit）帝国，其统治区可能囊括东印度群岛的其它地方，也可能控制过马来亚。

位于今天的新加坡的海峡上的一个商港——单马锡（Tumasik）曾经臣属于室利佛逝。因为当时爪哇人和暹罗人为争夺以往室利佛逝在海峡地区统治的继承权，具有战略意义的单马锡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早期的葡萄牙人的记载说单马锡曾遭暹罗人的破坏，而《马来编年史》却把它的毁灭归咎于满者伯夷的进攻。但对于马六甲国家建基于古新加坡这一点上二者的说法是一致的。

（本文摘译自G·P·达佛特《马来亚简史》1958年英文本第一、第二章）

附 表

		东 南 亚		西 方	印 度	中 国
公元100年	扶南兴起 托勒密	狼	扶	罗 马 帝 国	贵霜王朝	东 汉
200年	狼牙修兴起					
300年						
400年		牙	南	拜 占 廷 帝 国	笈多 帝国 戒日王	唐 朝
500年	西罗马帝国					
600年	亡 穆罕默德					
700年						
800年	查理大帝	修	吴	佛 逝 满 者 伯 夷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穆 斯 林 侵 入
900年						
1000年	“十字军东 征”开始					
1100年						
1200年	成吉思汗 葡萄牙独立 忽必烈汗	逻	哥			元 朝
1300年	马可勃罗 (泰国)阿踰 耶陀(大城) 王朝建立。					
	单马锡崩 溃。六甲国家 建立					
1400年		罗				明 朝

越南古代及中世纪史

〔日〕松本信广 著

王民同 译

古代的安南

在安南地方留下青铜器遗迹的种族，是许多历史时代的居民，我们通过中国古代文献，可以窥视他们的情况。以中国历史文献的观点来研究早期安南历史的学者，有马司卑洛和鄂卢梭两人。鄂卢梭在一九二三年《远东学院杂志》上发表的《中国最早征服安南地方》^①的论文中，使用秦始皇的远征这一说法，在其附录发表了《安南人的起源》一文。这一研究的结论，由于为以后的考古学者、人类学者中的很多人所信奉，故于此处稍加批判。

首先，鄂氏之说有如下论点：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三世纪以来，安南人居住在广西省的南部、下东京和上安南（即北圻和中圻——译者）。然而，这些地方在纪元前四世

① 有冯永钧的中译文《秦代初平南越考》，其“附录”为《安南民族之起源》，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

纪以前，并没有安南人居住过的证据。历史证明，安南人是从北方逐渐南下，但是没有告诉何时到达东京平原（即红河三角洲——译者）。不过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南人就业已占领了安南和东京，其到达广西南部似乎最迟在公元前三世纪初，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关于安南人最早的文献《淮南子·人间训》，有叙述秦始皇征讨安南“杀西呕君译吁宋”的记载。西呕一做西瓯，系指这一时代的东京及东京人。再者，这一瓯的名称在《史记》第四十三卷也见到：

“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的记载。据《史记正义》：“按属南越，故言瓯越也。《舆地志》云：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则西瓯骆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瓯骆皆羣姓也。世本云：越羣姓，与楚同祖是也”。鄂卢梭即依据此注，而建立了他的学说。

就上述民族的风俗而言，适用于公元前三世纪在两广及东京地方兴盛起来的种族。安南人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种族中最南的民族，因此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地方的占据者。并且他们与越相同，又以粤的名称来称呼这就是其见证。另有所谓羣姓，无论安南的越人或广东、福建的越种都使用。因而可以推断，在公元前三世纪福建和安南人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而且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建都于浙江绍兴的也是越的同一种族。司马迁告诉我们，该国人文身断发。具有相同的人种名和相同的姓，并有同样风俗的安南人，必定起源于越。

越国被楚所灭，其国人向南方四散，到处定居称为百越。其中，位于浙江最南端的东瓯（一名越东海），在南方

的福州、泉州地方的闽越，在广东的南越兴起；此外，在广西以及现在东京的骆越，还有西瓯骆（另名西瓯）兴起。这相当于公元前四世纪乃至三世纪的安南人。其中，闽越及越东海为越之遗民，在《史记》一一四卷所言甚明，其王姓驺，一作骆，好像和骆越是近亲。此外，把骆越和浙江的越人联系起来相左证，安南人自己使用越，系指故国。还有一名西瓯，系对东瓯而起的名称。在公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带领越人的移民到达东京的君长们，是同移居到温州、福州、广东等地的均属相同的民族，皆系越王国的子孙。其祖先在公元前六世纪，便已占领今之浙江。至于在此以前他们在何处，我们知道古代安南人以羣为姓与楚相同。楚国逐渐扩张到今天的湖南、湖北，于公元九世纪征服杨越的记载出自《史记》。越包含羣姓，关于此点不言而喻。或许安南人属于越国，以前在属于楚国的湖北、湖南地方居住，这就在东海岸形成越国分支。越国灭亡后，其民族越过南岭而南下。以上便是鄂卢梭氏的论点，其推论完全根据史料，对古代文献不加批判，对中国人的传说原封不动地换成现代语言加以表述，这不能叫做严谨的科学研究。

首先，在广东的南部、下东京、上安南，从公元前四世纪并没有安南人居住过的证据，也找不到确切说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文献，或许在较早的时候就居住在东京平原也未可知。另外，以文身断发特定民族的特点来说，如果学习一本《民族志》立刻就可找到赞同之处吧！其实，安南人起国号叫越，把自己的民族叫越人，只是受到邻近文明国家的影响，他们却要大力宣称他们是浙江越的子孙。越国灭亡后，

其王朝的支系南下，依据以称作诸越的君长的记载，不能尽把百越看作是浙江越的子孙。百越，即所谓无数南方夷人的意思，因而不一定看成是一个民族。如果真把东瓯及闽越看作越的子孙最合理，而那个民族移动便有疑问，恐怕是统治阶级的迁移也未可知。至于南越颇有疑问，尤其是骆越把它与浙江的越联系起来确实困难。把所有羣姓都说成是同一种族，是极其危险的方法。首先世本的价值就有疑问，更不能信其所传，如吴和周同为姬姓，然而却不能认为它们是同一祖先；越、瓯骆和楚都是羣姓，但却不能轻易地说它们是同族。

鄂卢梭还有一个论点，就是按徐广之说把闽越、越东海的王名称作驺氏，一作骆；把骆越和此二国连系起来，很难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明。特别是不能把王族名和种族名按同一标准加以论断吧。还有所谓西瓯一名是和东瓯一名相对应也颇有疑问。东瓯位于浙江，和它相对应的，是住在东京的被称为西瓯，这恐怕是出自《淮南子》，西瓯一名西瓯，似乎是使用了与居住在北方的种族相对的名称。后来，中国学者把这个名称混淆了，《史记正义》引《輿地志》，西瓯一直后退到交趾地方，这是根据古代的状况所作的论述。尤其是居住在浙江省掌握了一个时期霸权的越，逃到遥远的印度支那，后世为中国官吏所统治被称为野蛮的裸国，这是难以想像的。总之，这个地方多少受到中国南方的影响，有少数越种居住也未可知。然而如认为安南人全是浙江越人的子孙，这从文献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证明。再有就是以其姓羣为理由而与楚连系起来，把其原来居住的地方置于湖南、湖

北，由此往东进行论述，这种说法未免太过于臆断。

因此，把安南人的起源归之于浙江的越人，现在还没有充足的证据。本来蒙古种在印度支那是比较晚来的居民，毫无疑问安南人的祖先是来自北方南下过来的，但只简单地断言是浙江越的子孙，在过去的文献里尚缺乏证据。然而，他们在中国文献里确实有具体出现的时间，以及最初属于何种文化。关于这一问题，在学者中间进行着激烈的论战。

一般的通说是，秦始皇南征到达东京、安南地方，秦在此处置象郡的行政区划进行统治。对此置疑的有司马卑洛氏，在《远东学院杂志》第十六卷刊载他的《安南史研究，第三节“象郡”》一文中，根据《山海经》、《茂陵书》、《前汉书》等史料认为，象郡的位置是从贵州省直到广西一带地方，从而评击了认为东京和安南是秦始皇远征所到达的交趾地方的通说。

如前所述鄂卢梭在《中国最早征服安南地方》（载《远东学院杂志》第二十三期）一文中，对司马卑洛的论点持反对的立场，而拥护象郡位于东京、安南地方的通说。他广泛搜集有关秦始皇征服南越的文献，进行细致地考证，揭示了早期安南历史的盖子。司马卑洛氏对鄂卢梭的批评刊登在一九二四年发行的《通报》第五号上，指出鄂卢梭氏的学说细致，但该文的批评却缺乏根据，特别是攻击他对于传说和历史不加严格区别的缺点。

我们把这两种说法加以对比，司马卑洛氏在争论方面根据充足；而鄂卢梭氏的说法，对文献的价值似嫌缺乏严谨的批判，对其结论怎能原封不动地采用。如公元前二一九年秦